

高凤翰

编年录



高凤翰全集之七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凤翰全集之七

高凤翰编年录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凤翰画像

《高凤翰全集》
编辑委员会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赞松 庄素娥 张元福 张德平 李刚 李皓
林君 范曾 孟庆泰 祝华 曹友强 薛永年

编辑委员会

主任：孙永红

副主任：刘才栋 张吉来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继恕 于龙春 于敬军 王冬 王进 王少童
王兆秋 王建平 孙奇 闫晓峰 刘忠 刘元鸣
刘锡宁 石业华 庄金杰 张璋 汤德华 远卫民
李文胜 杨升海 杨进春 杨美芬 杨谔堂 陈守敬
郑文光 郑明杰 郑德建 姜青华 高石 鲁文生

谈鹏 蔡铁原

主编：刘才栋

副主编：郑文光 高石 鲁文生 李文胜

编辑说明

《高凤翰全集》包括诗集(上、下),文集,书画集,书画题跋印识(上、下),《砚史》铭跋印识,印谱,编年录七部分九册。本部分为编年录(增订本)。

《高凤翰编年录》(增订本)以1991年青岛出版社出版的《高凤翰编年录》(约七万字)为基础,充分利用最新资料增扩而成。所涉资料有:《南阜山人全集》甲子本(山东省博物馆藏)、《南阜山人全集》燕京本(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库藏)、《南阜山人诗集》诗选本(山东省博物馆藏)、《归云集》手稿残本(山东省博物馆藏)、《高凤翰印谱》(康生序本,山东省博物馆藏)、《〈桑梓之遗〉书画目录》(山东省博物馆藏)、《平山诗草》(山东省博物馆藏)、《南阜山人有声画》(王克捷手抄本,山东省博物馆藏)、《高凤翰砚史》(日本二玄社出版)、《高凤翰砚史(摹本)》(上海书店出版)、《名人旧印杂集》(胶州市博物馆藏)、《高西园先生金石印存》(刘陈重订本,山东九鼎轩藏)、《南村印辑》(朱岷手钤本,山东九鼎轩藏)、《高西园诗画录》(无锡邓元鋐刊本),以及近年搜集到的大量高凤翰书画题跋和书籍序跋(参见《高凤翰书画题跋印识》)。

本书条目编辑原则如下:

- (1)有确切年月日者,按年月日依次排列;
- (2)有确切年月者,按年月排列,插入相应年月日的月份之后;
- (3)有确切纪年及季节者,以季节排列,插入相应年份相应季节月份之后;
- (4)仅有纪年者,依年份排列,插入相应年份最后;
- (5)部分条目经研究推断有一大概时间区间者,列入相应时间区间最后,有些作了简短考据说明,并针对所推断的不同情况对这些时间区间有不同表述,如“同日”、“同时”、“稍后”、“约同时”、“是时前后”等。
- (6)为了不打乱原注释的次序,插入新条目时,关于新条目的引文、注释、说明等均直接放在该条目后面,以便读者查证。
- (7)行实及诗书画印砚雕等作品不具年月无从考证者,仍按初订本原则不予采入。

本书初订本出自王克捷、蔡铁原、郑文光三位先生之手,王克捷和蔡铁原两先生均在增订工作开

始之前已作古，遂由郑文光先生负责指导增订工作。郑先生治学严谨，亲手查阅大量资料，补充、更正、删除初订本相关条目，确保了增订质量。本增订本未及结稿，郑先生辞世，留下终生遗憾。本书最后《初订本编者小记》里提到的《高凤翰氏汇编》一书，实际上就是现在出版的《高凤翰全集》，这项编辑计划是在1988年夏由蔡铁原和郑文光两先生提出的，《高凤翰编年录》初订本就是这项计划实施的第一步。增订后的《高凤翰编年录》约十七万字，当系目前比较全面、准确和翔实的高凤翰年谱。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错谬之处定然不少，尚祈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书中凡与过去高凤翰学会编辑的一切有关高氏的著述有抵触之处，当以此书为准。

高石 2013年5月

目
录

高凤翰编年录初订本小序

薛永年

北京的暑热正酷，凤翰家乡胶州的客人却不避炎暑，远道而来，寒暄甫竟，便出示了诸位编撰的《高凤翰编年录》手稿，说编者再三致意，希望听听我的意见，并期望我为该书写篇序言。

我和诸位编者或已见面或以神交，可谓来往久矣。他们或为文史工作者，或为诗人，但他们的共同志趣就是研究高凤翰。这一愿望不但得到了凤翰家乡（青岛、胶州）方面的支持，而且已被确定为艺术研究的重点工作之一。

这几年，美术界与学术界反传统之声，如雷如霆，震耳欲聋，重视传统、志在继往开来者一度稀如星凤。然而，诸位编者和有关领导却不为时风左右，清醒地把研究乡梓名家高凤翰作为“借古以开今”的必要步骤，这种识见实在难能可贵。可贵的不仅是见高识远，还有脚踏实地的干实事的精神；不畏繁细地收集资料，悉心地梳理编录，终于，一本《高凤翰编年录》即将问世了。

我虽然从事中国美术史工作有年，可是从来没有条件深究高凤翰的思想与艺术，据我所知，其他学者也较少进行这一方面的工作。即便有所涉猎，也多限于资料搜罗得不够详备，论列亦难深入。

如众所知，研究美术史上的重要书画家，首先需要尽可能地收集丰富的资料，不但要囊括第二、三手资料，尤要竭泽而渔地把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在资料的排比存真辨伪中弄清史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然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并非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为了科学地知人论世地认识生活于历

史时空中的美术家，以便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行因果阐释，进而总结历史经验，首先要把经过去伪存真的资料按历史时空加以编排组织，所以，“年谱”、“作品编年”等著述方式至今仍为严肃的学者所重视。退而言之，它可以是深入研究的起点；进而言之，它也可以是体现深入研究成果的一种方式。

多年前，山东的李既甸先生即从汇集资料、编写年谱入手，写出了《高凤翰》，为高氏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今，诸位编者继续沿着重视资料工作重视基础研究的蹊径，做出了更加执着的努力。虽然还不能说《编年录》在高凤翰研究上取得了认识的新突破，但它却以编年体例为主，包孕了丰富翔实的资料，融入了建国以来各家研究高凤翰的成果。它对于全面认识高凤翰人生艺术的时代、地域环境，了解他的家世、行实、交游、思想、宦绩、艺术师承、艺术思想与艺术成就，均不失为一部有用的著述。编者倘能在资料的取舍、事实的考辨与必要的论列上再加磨砺，无论对于画家的思考借鉴，还是学者的深入研究，都会更为有益，也便于编者据以写出更有创见的宏文。

《编年录》目前尽管仍属于经过整理的系统周详的资料性著作，但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高凤翰研究。首先，它代表一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这几年，现代西学蔓衍，学风空疏，自命高深的学者每不顾史实，放言高论，流毒贻害后学。此书则从历史事实出发，注意不应割断的历史联系，实而不玄，贍而不泛。其次，编者十分注意高凤翰与扬州八怪的

联系，已发掘编排的大量资料，必将推动对扬州八怪整体的深一步研讨，而扬州八怪则是海内外都致力研究的课题。其三，编者能抓研究促创作，推出研究桑梓艺术家的著述，一方面必将有助于画家在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腾飞，另一方面对青岛、胶州人民也提供了进行乡土教育乃至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材料。

我祝愿《编年录》的出版，期望包括诸位编者在内的凤翰家乡的朋友们在创作和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1989.7.24
于中央美术学院

高凤翰评传

我国17世纪至18世纪著名的扬州派左笔书画家(或称“八怪”※)及篆刻家、诗人高凤翰,字仲威,亦字西园,号南村,晚号南阜山人;1737年(乾隆二年,丁巳)病废右臂,因此更称“后尚左生”、“丁巳残人”、“老癯”等。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春,高凤翰出生于山东省莱州府胶州三里河南村(即今胶州市南关办事处南三里河旧村)。

高凤翰的父亲高曰恭,是康熙年间举人,做过诸城和淄川县的教官,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和书画家。叔父高曰聪,堂兄高凤举等,都是能诗或善书画、篆刻的高手。高凤翰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从小就受到艺术的熏陶。

他生得身材魁梧^[1],须髯飘洒,丰姿俊爽,美誉艺林,曾自称“髯高”。郑板桥赞美他说:“最是采莲诸女伴,髯高风郑笑呼名。”可见高凤翰不但是个才子,同时也是一个美男子。

高凤翰十四五岁跟随父亲在淄川时,所交往的尽是当时的学者和艺术家,并受到他们的赞美,张历友赠高曰恭诗云:“佳儿弱冠弄柔翰,笔阵横扫千人军。”他在青年时期曾先后到崂山、珠山、安丘、济南、德州、南昌、南京等地漫游,开阔了眼界。相与来往的多是长者和名流,如张贞、张在辛及蒲松龄和王渔洋;特别是王渔洋,非常称赞他的诗,临终嘱咐要收高凤翰为弟子。这一切,对高凤翰后来的卓著艺术成就,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启发和激励作用。

但是,才华出众、兀傲不羁的高凤翰,在仕途

上总是坎坷偃蹇。科试连蹶,“郁郁看屋壁者逾二十年”。直到1727年(雍正五年),胶州知州荐举他应“孝友端方科”的特别考试,考取了一等,才算有了着落。第二年经过济南,与李徵熊、孔传樞、赵本等12人在北京西郊圆明园被雍正皇帝接见,授高凤翰为修职郎,发安徽省试用。这是高凤翰宦海浮沉的发端。

到达安徽后,出任歙县县丞。由于山东同乡德州旧识卢见曾^[2](即卢雅雨,时官六安州)向抚军程元章荐举,委署歙县令。还未上任便有人告他在人命官司上受了贿。可是经过调查,纯属诬告。暂改署绩溪。这期间,两江总督尹继善、抚军徐本、王紘、高其倬等人都很赏识他的才能,但刚一赏识,他们即调离原职。高凤翰就这样的怀才不遇。

高凤翰在黄山脚下的歙县、休宁、绩溪待了五六年之久,于1733年(雍正十一年)以仪征县丞委监泰州坝监掣。这时,山东同乡文登徐士林(雨峰)出任江苏巡抚,经常请高凤翰到苏州小沧浪近邻的官署吟诗作画,来往甚密。卢雅雨在平山堂雅集,听说高凤翰因公路过,竟遣人乘船到江上去迎接^[3]。这几年里,高凤翰的事务很忙,生活很刻苦,但总的来说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如初到泰州时在船上办公,除办理盐务,还督修衙署,监修三贤祠,计划序刻自己的诗集《四部类稿》,与朋友诗画来往等。他在安徽的诗句“绿玉万竿临水竹,锦屏五色映山花”、“箬帆绿重春江雨,沙岸黄添野涨痕”,及在泰州的诗句“荒台游侣兼僧侣,茅屋桃花杂菜

花”，即见一斑。

然而意外的麻烦又来了。老友卢见曾在扬州盐运上出了事，人家告他是卢的同伙，1737年（乾隆二年，丁巳）卷入了一场没头官司中，一度被投入牢狱。这场风波直纠葛了两三年之久，终得澄清——高凤翰无罪。事体虽平，但烦乱的诉讼生涯、恶劣的官场环境，使高凤翰原有的风痹病加速恶化，致使右手废弃，下肢失灵^[4]。这对一个书画家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但这并没有吓倒高凤翰，他以惊人的毅力，用左手代替右手进行艺术创作；他有印“一臂思扛鼎”，足见其坚强的意志。自此之后，他摆脱了阴暗险恶的官场，就在扬州卖画维持生活。这期间，他先后与郑板桥、金农、李鱓、边寿民等杰出的扬州派大师相互切磋磨砢，非常投契。“西园左笔”成为扬州画坛上的金光瑶草^[5]，无不以拥有西园的左笔书画为荣。一时声誉鹊起，名扬海内，连郑板桥也仿制起他的作品。

“明月二分别淮海，阳关三叠唱胶西。”1741年夏，高凤翰结束了在南方流离转徙的生活，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家乡。“归欤风雨三间屋，老矣江湖十四年。”归来的高凤翰又老又病，加上官场失意、江湖漂泊，精神上受到严重的创伤，对人生产生了抑郁的悲观情绪。1743年，高凤翰61岁，就为自己提前准备好了棺木，并自撰《生圻志》，默默地等待着自己的最后时刻。次年，又最末一次编辑自己的诗稿，他在跋语中惴惴不安地写道：“……露电茫茫，老病日笃，死且不知何时，而犹惓惓于此故纸窠中物，

愚哉南阜，不值达人一笑矣！”由此亦可想见其当时心境。

高凤翰一生勤奋不辍，多才多艺，不但精于诗、书、画、印，对于制砚，也非同凡响。遇有佳品，必多罗致，均有铭辞，手书后大半自行刻凿，汇成《砚史》四巨册。包世臣说：“是刻之必传，传而必广，广而必久，为艺术增瑰异之观可知也。”现代艺术大师李苦禅赞道：“略举南阜老人制砚之法，以为解画法之助。老人制砚先观纹理斑痕，而创制出山岳、水云、日月之形。奏刀粗卤该拙，于确当精微处下手，上承古制，下创新格。故其砚石，人多宝之。老人之画法，亦多得此妙法，是以作品不类平常。”《抱遗草堂集》题南阜山人《砚史》摹本：“我爱归云尚左生，蟹螯一手气纵横。凿穿混沌老蛟怒，起作墨池风雨声。”

凤翰的左手印，苍拙豪纵，直追汉秦，郑板桥评曰“尤善印篆”。今人陈寿荣评为“开齐鲁印派之先河”。

凤翰的右手书，杜显震说“其精妙流美已臻炉火纯青”。

凤翰左笔草书，李既匄评道：“气息流走，奇趣横生。在明清两代数百年的历史过程中，以左笔书法擅胜场的，尚无人与他比并，这种艺术的成就，为后来各左书家所不及。”张浦山评道：“善草书，圆劲飞动。”《广川书跋》云：“……如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可见无论今人古人，无不交口称道。

凤翰的隶书，脱胎于衡方、鲁峻、郑固等汉碑

中，又得益于当时名家郑谷口。今人陈梗桥评道：“他确实有天才，他的左手隶书跟右手隶书竟无二致！”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更赞为“胶西金铁”。

凤翰的诗在中晚两宋之间^[6]，前已说过，深为王渔洋所器重。《续印人传》：“高凤翰自幼颖异……负超越之才，尤豪于诗……”近人谢国桢评道：“南阜老人，诗名豪甚。”《四库全书总目》云：“天分绝高。”现代花鸟画大师王雪涛说：“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以用笔见胜……甚妙，敢于创新。”编选《南阜诗集》的高元质说：“拟唐宋名流，殆无愧色。”观其《石梁瀑布》、《山行》、《捕蝗谣》、《苦灶行》等篇章，确是名副其实。高凤翰《捕蝗谣》：“……蝗食苗，吏食瓜，蝗口有剩苗，吏口无遗渣。儿女哭，抱蔓归，仰空号天天不知，吏食瓜饱看蝗飞。”康乾之际，文字狱大兴，身为官吏的高凤翰不顾自身安危，能写出《捕蝗谣》这种正视民瘼为民疾呼的作品来，真是难能可贵！

凤翰的画，渊源于郭熙、赵令穰。郑板桥评道：“人但羨其末年老笔，不知规矩准绳自然秀异绝俗，于少时已压倒一切矣！”又说：“睡龙醒后才伸爪，抓破南山一片青。”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说：“离奇超妙，脱尽笔墨畦径。”黄易（小松）评道：“南阜书画有味外味……大涤子劲敌也。苍老之中，气韵奇秀，似又过之。”清末艺术大师吴昌硕非常尊崇高凤翰的艺术，曾说：“……学南阜而失之古……”（《天竺图》题款）又说：“似南阜，似天池，设色则然，笔力尚馥，奈何奈何！”近代山水画大师黄宾虹

评道：“南阜老人画系全从青藤、白阳脱胎，晚年左腕参以古籀之法，自成一家。”李既甸先生评道：“他的左手绘画，笔力圆劲，奔放沉着……能以平时右臂所蕴蓄的力量，及高超的见解，以左手表达出来。”现代著名学者卞孝萱说：“……高凤翰是这方面能手，与金农、郑燮、高翔、李方膺、边寿民等相投契……（八怪）身残心不残，为艺术奋斗到死的拼搏精神，可歌可泣！”（见《扬州八怪画册》）现代杰出学者郭沫若赞道：“……顽石嶙峋馥骨，新蕉孤洁扇轻烟。淋漓豪气氤氲里，落拓襟怀啸傲前。”

这些评论，都是极为中肯的。

从1746年（乾隆十一年，丙寅），即郑板桥调任潍县的那一年开始，胶东连年灾荒，卖儿鬻女，情势严峻。高凤翰在这样的恶劣处境中，靠典当衣物田产，出卖字画文物为生，以海蓬菜充饥；没有宣纸，就用糊伞的毛头纸和纺织品包装纸代替，仍然勤奋创作；笔不停挥，刀不停运，口不停诵。在他短短66年的一生中，给我们留下了数千篇诗文，以及书、画、印、砚、石、根雕、木雕、刻瓢，乃至刻镂砖瓦、陶器、南瓜蒂等艺术精品共达数万件之多^[7]。像这种获得两次艺术生命及作品高质高量的情况，在中国艺术史上可以说绝无仅有。

1749年（乾隆十三年，戊辰，腊月二十四日）2月11日，才高冠时、坎壈终老、卓越全能的艺术大师高凤翰，在饥寒频仍和贫病交加中与世长辞！他撒手瞑目，抛开了他笃诚热爱着的艺术，清白地埋入了家乡的土地。他的侄子汝澥、儿子汝奎、孙攀

鳞、族弟元质将他葬于州西八里之辛置岭(今胶州市南关办事处东辛置村北岭)。

他的好友郑板桥为他题写了墓碑“高南阜先生墓”六个大字。

郑文光 高石
1988年8月18日脱稿
2008年2月28日重订

注:

[1]《随园诗话》:“余在李晴江家,见高南阜山人小像,须眉奇伟,颇似先大夫晴江。”(亦见之《清诗纪事》)

[2]《鸿雪集·代柬寄酒卢运使公》:“酒痕旧梦忆同游,止水幽兰那可求?收得乌程新榼子,依稀风味似陵州。”《山左诗钞·高凤翰·按语》:“西园数客吾州,其改南村而称南阜山人,避先侍御别号也。”

[3]《平山堂雅集·卢诗》:“……一石清才频代谢,二分明月又吾曹。衙官屈宋分明在,虚左逢迎未惜劳(自注:谓西园也)。”

[4]《凤翰文》:“(丁巳前)时时手麻,不三数月辄一举发。”又:“积久不已,渐成痿痹,纵托庇左右不全殒伤,一旦失吾左右手,即南村成见世死人矣!”高诗《昔年行》:“知我病脚苦出门,花木为欢为我寿……”《哭汪孝子诗序》:“且病脚亦不能往。”《原麓山庄记》:“余时方病痹废足。”《舟泛刘郎泊》:“良由病步艰。”

[5]如《扬州八怪的故事·宝画》(王振强编,明天出版社出版,1991年1月)。

[6]宋弼《刻南阜山人诗序》:“七古得苏陆之遗,自擅胜场;诸体品格在中晚两宋之间。”《助息园诗草》、《晚晴簃诗汇》本此。

[7]传说高凤翰晚年呈精神病状态,常在怀里揣刀具,见树皮、砖头、瓦块、葫芦瓢片、南瓜蒂等什么都刻,随刻随扔,或送与儿童,或送与乞丐。如,平度于粒民收存一高凤翰钉合之破陶罍,上有其刻诗云:“……莫道此瓶无用处,来春还可插梅花。”

※“八怪”有多种分法:凌霞《天隐堂集》说有高凤翰;汪肇在《扬州画苑录》里说了两种划分法,都有高凤翰;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说没有高凤翰;其余葛嗣滂、黄宾虹、陈衡恪、俞剑华、孙龙父等人的说法也不尽相同。

附一《清史稿·艺术传·高凤翰》

凤翰，字西园，山东胶州人。雍正初以荐得官，署安徽绩溪知县，被劾罢。久寓江淮间，病偏痺，遂以左手作书画，纵逸有奇气。尝登焦山观《瘞鹤铭》，寻宋陆游题名，亲扫积藓，燃烛扞图，以败笔清墨图，传为杰作。性豪迈不羁，藏砚千，手自镌铭，著《砚史》。又藏司马相如玉印，秘为至宝，卢见曾为两淮运使，欲观之，长跪谢不可。其癖类此。

附二 清光绪《山东通志·人物志·国朝人物·高凤翰》

高凤翰，字西园，号南阜山人，胶州人，曰恭子。少具异才，工书画，尤豪于诗。浮沉诸生中者二十余年，雍正五年荐举贤良方正，任歙县丞。是时，德州卢见曾方牧六安，重凤翰才，荐于大府，委署歙县，改署绩溪。先后受知于总督尹继善、高其倬，巡抚徐士林、王紘。其倬尤雅重凤翰，将以博学鸿词荐。于时见曾都转两淮，方谋保题，旋以中蜚语止。凤翰对簿日，抗辩不屈，得昭雪。已病痺，废右手，不可复用矣。秀水张浦山著《画徵录》，称凤翰画山水，不拘于法，以气胜。性嗜砚，蓄藏千余，皆自铭著，有《砚史》。其左手书画，人尤珍之。诗三千首，七古得苏陆之遗，诸体品格在中晚两宋间，其族弟研村选择而刻之。

附三《增修胶志·人物·高凤翰》

高凤翰，字西园，一字南阜，曰恭子。少具异才，工书画篆刻，诗才尤敏。久困诸生。雍正五年，州牧黄之瑞荐举贤良方正，授安徽歙县县丞。时六安州知州卢见曾言其才于巡抚程元章，历署歙县、绩溪知县。两江督臣尹继善、高其倬、安徽抚臣徐本、王紘相继至，并奇其才，其倬尤雅重凤翰书画。乾隆元年有旨徵试博学鸿词，将以凤翰荐而不果，委管泰州坝盐务，称掣事，俸满当叙升，将题补扬州仪征县，时见曾已为两淮转运使，尝为扬誉，同官有忌之者，构蜚语于其倬，控见曾与凤翰党，具列凤翰诸过。凤翰作诗以志愤冤。对簿日，抗辩不屈，得昭雪。寻病痺，废右手，漂泊江南者数年，书画惟用左手而古趣横生，尤重于时。已而北归，制棺营生圻而自铭之。凤翰性醇挚，笃于孝友，跌宕诗酒而无矜弛之讥，具经济才，人罕知之，终于下僚，独以书画为世重。张庚《画徵录》评其画山水不拘于法，以气韵胜。又嗜砚，蓄藏千余，皆自为铭，著有《砚史》。诗有《击林》、《湖海》、《岫云》、《鸿雪》、《江干》、《归云》、《青莲》诸集，凡三千余首。